

子書三十二種

題王宜之



孫子
十家
注

孫子序按太平御覽作孫子兵法序

魏武帝策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御覽足兵上尚書八政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

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二恃字脚夫差偃王是也

聖人之用兵御覽作聖賢之於兵也戰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孫子者齊人也名武

為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歲餘有孫臏是武之後也

自孫子者以下五十字據御覽補按史記正義引魏武帝注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一十三篇正義所引即謂此文也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

未之深亮訓說况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略解焉

孫子兵法序

黃帝李法周公司馬法已佚太公六韜原本今不傳兵家言惟孫子十三篇最古古人學有所受孫子之學或

即出于黃原闕其書通三才五行本之仁義佐以權謀其說甚正古之名將用之則勝違之則敗稱為兵經比

于六藝良不媿也孫子為吳將兵以三萬破楚二十萬入郢威齊晉之功歸之子胥故春秋傳不載其名蓋功

成不受官越絕書稱巫門外大家吳王客孫武冢是其證也其著兵書八十二篇圖九卷見藝文志其圖八陳

有革車之陳見周官鄭注有算經今存有雜占六甲兵法見隋志其與吳王問答見于吳越春秋諸書者甚多

或即八十二篇之文今惟傳此十三篇者史記稱闔閭有十三篇吾盡觀之之語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史記正

義云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則上卷是孫子手定見于吳王故歷代傳之勿失也秦漢以來用兵皆用

其法而或秘其書不肯注以傳世魏武始為之注云撰為略解謙言解其猶略漢官解詁稱魏氏瑣連孫武之

法則謂其提要杜牧疑為魏武刪削者謬也此本十五卷為宋吉天保所集見宋藝文志稱十家會注十家者

一魏武二梁孟氏三唐李奎四杜牧五陳騷六賈林七宋梅聖俞八王哲九何延錫十張預也書中或改曹公為曹操或以孟氏置唐人之後或不知何延錫之名稱為何氏或多出杜佑而置在其孫杜牧之後吉天保之不深究此書可知今皆校勘更正杜佑實未注孫子其文卽通典也多與曹注同而文較備疑佑用曹公王凌孟氏諸人古注故有王子曰卽凌也今或非全注本孫子有王凌張子尚賈詡沈友鄭本所採不足今佚矣叢子游關中讀華陰藏廟道藏見有此書後有鄭友賢遺說一卷友賢亦見鄭樵通志蓋宋人又從大興朱氏處見明人刻本餘則世無傳者國家令甲以孫子校士所傳本或多錯謬當用古本是正其文適吳念湖太守畢恬溪孝廉皆為此學所得或過于子遂刊一編以課武士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又曰我戰則克孔子定禮正樂兵則五禮之一不必以為專門之學故云未學所為聖人有所不知或行軍好謀則學之或善將將如伍子胥之用孫子又何必自學之故又曰我戰則克也今世泥孔子之言以為兵書不足觀又泥趙括徒能讀父書之言以為成法不足用又見兵書有權謀有反間以為非聖人之法皆不知吾儒之學者吏之治事可習而能然古人猶有學製之懼兵凶戰危將不素習未可以人命為嘗試則十三篇之不可不觀也項梁教籍兵法籍略知其意不肯竟學卒以傾覆不知兵法之弊可勝言哉宋襄徐偃仁而敗兵者危機當用權謀孔子猶有要盟勿信微服過宋之時安得妄責孫子以言之不純哉孫子蓋陳書之後陳書見春秋傳稱孫書姓氏書以為景公賜姓言非無本又泰山新出孫天碑亦云與齊同姓史遷未及深考吾家出樂安真孫子之後魏余徒讀祖書考證文字不通方略亦享承平之福者久也陽湖孫星衍撰

孫子本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

戰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顧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子旣死

越絕書曰吳縣平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

後百餘歲而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孫也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旣事魏得為魏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驂與彼上驂取君上驂與彼中驂取君中驂與彼下驂旣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闕者不拔威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

孫子十家註

卷首

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困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蹙上將魏武帝曰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車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兵法

孫子十家註道說序

鄭樵通志載文畧孫子道說一卷鄭友賢撰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為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為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嘗患武之為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乎蓋易之為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為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為法也包四種龍百家以奇正相生為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為神之深十家之注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為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數十事託或者之問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道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則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之神

矣榮陽鄭友賢撰

孫子十家註卷一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署

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同校

計篇曹公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李奎曰計者兵之上也太乙遁甲

先以計神加德宮以斷主客成敗故孫子論兵亦以計為篇李奎曰計者兵之上也太乙遁甲

曰下之五事所謂道天地將法也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之李奎曰計者兵之上也太乙遁甲

然後興師動眾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為篇首耳王皙曰計者兵之上也太乙遁甲

卒賞罰也張預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計為首也或曰兵貴臨敵制

宜曹公謂之於廟堂者何也曰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地之遠近兵之眾寡安得不先計之及乎兩軍

相臨變動相應則在於將之所裁非可以踰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故講武練兵實先務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奎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輕行者也 杜牧

曰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 賈林曰地猶所也亦謂陳師振旅戰陳之地得其利則生

失其便則死故曰死生之地道者權機立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曰不可不察也書曰有存道者輔

而固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 梅聖俞曰地有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 王皙曰兵舉則死生存亡繫之

張預曰民之死生兆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得

失之道也得不得慎審察乎

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通典古本如此今本作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蓋後人因注內有五事之言又

之計也且五事與計自一事原非截然兩端今因注內五事之言曹公曰謂下五事彼我之情原本謂下

而改其文然則下文凡有七事之語又可臆改為七計乎從通典李奎曰謂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計遠近而求物情以應敵 杜牧曰經者經度

求彼我之情也按此亦後人臆增從通典御覽改正 李奎曰謂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計遠近而求物情以應敵 杜牧曰經者經度

也五者即下所謂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計者即篇首計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須經度

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算之得失然後可以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 賈林曰校量彼我之計謀搜索兩

系子十家註卷一 計篇 育文書局石印

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 梅堯臣曰經紀五事校定計利 王皙曰經常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

七計索畫也兵之大經不出道天地將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計然後能盡彼己勝負之情狀也 張預曰經

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探索勝負之情狀

一曰道 杜佑曰德化 據通典補 張預曰恩信使民

二曰天 杜佑曰惠覆 張預曰上順天時

三曰地 杜佑曰慈愛 張預曰下知地利

四曰將 杜佑曰經略 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杜佑曰制作 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 王皙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為本天時與地

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矣 張預曰節制嚴明夫

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易三者

已熟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 令民二字原本脫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補又按

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眾

則三軍一心樂為上用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 源本作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正又通典引民作人避唐諱危作危字之誤也 曹公曰

謂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 孟氏曰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一作人不危道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

禮教故能化服民志與上下同一也故用兵之妙以權術為道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有勢勢

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人情詭偽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下同

進趨同愛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得人之力無私之至也故百萬之眾其心如一可與俱同死力動而不

至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掉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
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 杜佑曰謂導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
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龜產蛙人無叛疑心矣 李荃曰危亡也以道理眾人自化之
得其同用何亡之有 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對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
其上樂其君輕為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
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掉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令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 陳騭註同
杜牧 賈林曰將能以道為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上者同也使士卒懷我如父母視敵如
仇讐者非道不能也黃石公云得道者昌失道者亡 梅堯臣曰危戾也主有道則政教行人心同則危戾
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 王皙曰道謂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
以濟患難也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之事乎 張預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存亡與
上同之決然無所疑懼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通典制上有節字誤御覽
一作制節一引作時制

曹公曰順天行誅因陰陽

通典及御覽陰陽
下有剛柔二字

四時之制故

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孟氏曰兵者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則沈虛固靜用

陽則輕捷猛厲後則用陰先則用陽陰無蔽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殺
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機而制形故曰天也 杜佑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故司馬法曰

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人若細雨沐軍臨機必有捷回風相觸道遠而無功雲類羣羊必走之道氣如驚
鹿必敗之勢氣雲出壘赤黑臨軍皆敗之兆若烟非烟此慶雲也必勝若霧非霧是泣軍也必敗是知風雲

之占其來久矣

故司馬法曰以下原本無
今據通典及太平御覽補

李荃曰應天順人因時制敵

杜牧曰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

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驗平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秘奧察其指歸皆本人事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山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二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違歲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嘉年豐人安君尚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色芒角而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閭閻興師志於吞滅非為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况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為禍福各隨時而占之淳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為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資彼此影響豈不然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為絕紀向山坂陳者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清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之眾今可目親者國家自元和已後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冠昭義軍加以數道之眾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豈不曰城堅池深糧多人一哉復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鶉首豈不曰穆公已還卑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子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

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夫舉賢用能者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禱祠而福周武王伐紂師次於汜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天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太歲逆龜灼言山下筮不吉星山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茅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著率眾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蠡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興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噪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趾避之崔浩曰千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叙之何也答曰夫昏君暴主或為一瑤一馬則必殘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誰能制止故孫子叙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止也周瑜為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叙之也賈林曰讀時制為時氣謂從其善時占其氣候之利也梅堯臣曰兵必參天道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王皙曰謂陰陽總天道五行四時風雲氣象也善消息之以助軍勝然非異人特授其訣則末由也若黃石授書張良乃太公兵法是也意者豈天機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諸十數家紛紜抑未足以取審矣寒暑若吳起云疾風大寒盛夏炎熱之類時制因時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時不作為弗為人客是也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

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又曰設右為牝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李衛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陽也今觀尉繚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矣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皆著為卷首欲以決世人之惑也太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為謫書以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凶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也寒暑謂冬夏興師也漢征匈奴士多墮指馬援征蠻卒多疫死皆冬夏興師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白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電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曹公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通典及御覽作制度非論在九地篇中 李奎

曰得形勢之地有死生之勢 梅堯臣曰知形勢之利害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為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眾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散之勢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按潛夫論引作智仁敬信勇嚴是漢時故書如此 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 李奎曰此五者為將之德故師有

丈人之稱也 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為首兵家者流用智為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

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楚申包胥使於越越

王句踐將伐吳問戰焉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眾寡不仁則

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 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固守信則愚時

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為將帥 梅堯臣曰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眾勇能

果斷嚴能立威 王哲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信者號令一也仁者惠撫惻隱得人心也勇

者徇義不懼能果殺也嚴者以威嚴肅眾心也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故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 何延錫曰

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眾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

服強齊眾全此五才將之體也 張預曰智不可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懼嚴不可犯五德皆備然後可以為大將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曹公曰曲制者部曲旂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

費用也原本作主君誤今從通典御覽改正 李奎曰曲部曲也制節度也官爵賞也道路也主掌也用者軍資用也皆師之

常法而將所治也 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進退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

也道者營陳開闢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廩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荀卿曰

械用有數兵者以食為本須先計利糧道然後興師 梅堯臣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畫必有制也官道裨校

首長統率必有道也主用主軍之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 王皙曰曲者卒伍之屬制者節制其行列進退

也官者羣吏偏裨也道者軍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其事用者凡軍之用謂輜重糧積之屬 張預曰曲部

曲也制節制也官謂分偏裨之任道謂利糧餉之路主者職掌軍資之人用者計度費用之物六者用兵之

要宜處置有其法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御覽無知字非不知者不勝 曹公曰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即勝也原本誤於而索其情下今改正

張預曰以上五事人人同聞但深曉變極之理則勝不然則敗

故校之以計通典上有用兵之道四字此意贈也又御覽計字上有五字而索其情 曹公曰索其情者勝負之情 杜佑曰索其勝負之

情索音山格反搜索之義也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謂上五事將欲聞知校量計算彼我之優劣然後搜索其情

狀乃能必勝不爾則敗 賈林曰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王皙曰當盡知也言雖周知五事待七計以

盡其情也 張預曰上已陳五事自此而下方考校彼我之得失探索勝負之情狀也

曰主孰有道 杜牧曰孰誰也言我與敵人之主誰能遠佞親賢任人不疑也 梅堯臣曰誰能得人心也

王皙曰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 何氏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撫虐之政孰有之也 張預曰先校二國之道誰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謂令民與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而不賞有功為婦人之仁亦是也

將孰有能 曹公曰道德智能按御覽引校之以計作校之以五計者主孰有道將孰有能一也天地孰

附正文而主孰有道將孰有能為一節兵家強士卒孰練為一節今杜佑注于兵眾士卒二句亦合詳之然則魏武解辨本詳其注意亦與杜佑同也道德智能四字既統釋二句不當在兵眾士卒二句下今改正

杜佑曰道德智能主君也原本作主君也道德智能四字既統釋二句不當在兵眾士卒二句下今改正

據通典御覽改正若荀息料虞公貪而好寶宮之奇懦而不能強諫是也 李荃曰孰實也有道之主必有智能之

將范增辭楚陳平歸漢即其義也按李荃及杜佑注原本誤附杜牧曰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

若漢高祖料魏將柏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

天地孰得 曹公李荃並曰天時地利 杜佑曰視兩軍所據知誰得天時地利 杜牧曰天者上所謂陰陽

寒暑時制也地者上所謂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梅堯臣曰稽合天時審察地利 王皙同杜牧主 張

預曰觀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若魏武帝盛冬伐吳慕容超不據大峴則失天時地利者也

法令孰行 曹公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 杜佑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原本刪去此八字發號出令知誰能

施行也原本作校軌下不敢犯杜牧曰縣法設令貴賤如一魏絳戮僕曹公斷髮是也 梅堯臣曰齊眾

以法一眾以令 王皙曰孰能法明令使人聽而從 張預曰魏絳戮揚干穰苴斬莊賈呂蒙誅鄉人卧龍

刑焉謾茲所謂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誰為如此

兵眾孰強 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為強卒眾車多為強 梅堯臣曰內和外附 王皙曰強弱足以相形

而知 張預曰車堅馬良士勇兵利聞鼓而喜聞金而怒誰者為然

士卒孰練 杜佑曰知誰兵器強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不素習當陳惶惑將不素習臨陳變 梅堯

臣曰車騎閑習孰國精粗 王皙曰孰訓之精 何氏曰勇怯強弱豈能一槩 張預曰離合聚散之法生

作進退之令誰素閑習

賞罰孰明 杜佑曰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 杜牧曰賞

不僭刑不濫 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 王皙曰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 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

錄當罰者雖父子不舍又司馬法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於誰為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公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 杜佑曰以上七事料敵情知勝負所在據通典御覽補 賈林

曰以上七事校彼我之政則勝敗可見 梅堯臣曰能索其情則知勝負 張預曰七事俱優則未戰而先

勝七事俱劣則未戰而先敗故勝負可預知也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曹公曰不能定計則退而去也 孟氏曰將裨將也

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計畫而敗則除去之 杜牧曰若彼自備護不從我計形勢均等無以相加用

戰必敗引而去故春秋傳曰允當則歸也 陳皞曰孫武以書干闔閭曰聽用吾計策必能勝敵我當留之

不去不聽我計策必當負敗我去之不留以此感動庶必見用故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寡人盡觀之矣其時

闔閭行軍用師多用為將故不言主而言將也 梅堯臣曰武以十三篇干吳王闔閭故首篇以此辭動之

謂王將聽吾計而用戰必勝我當留此也王將不聽我計而用戰必敗我當去此也 王皙曰將行也用謂

用兵耳言行聽吾此計用兵則必勝我當留行不聽吾此計用兵則必敗我當去也 張預曰將辭也孫子

謂今將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

以此辭激吳王而求用

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 曹公曰常法之外也 李奎曰計利既定乃乘形勢之便也佐其外者常法

之外也 杜牧曰計算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既見聽用然後於常法外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 賈林

曰計其利聽其謀得敵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攻或後躡以佐正陳 梅堯臣曰定計於

內為勢於外以助成勝 王皙曰吾計之利已聽復當知應變以佐其外 張預曰孫子又謂吾所計之利

若已聽從則我當復為兵勢以佐助其事於外蓋兵之常法即可明言於人兵之勢利須因敵而為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曹公曰制由權也權因事制也 李奎曰謀因事勢 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

夫勢者不可先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可以制機權而取勝也 梅堯臣曰

因利行權以制之 王皙曰勢者乘其變者也 張預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為權謀以勝敵耳故不

能先言也自此而後略言權變

兵者詭道也 曹公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 杜佑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若息侯誘蔡楚子謀宋也

補覽 李奎曰兵不厭詐 梅堯臣曰非謫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 王皙曰詭者所以求勝敵御眾

必以信也 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曳柴揚塵變枝之謫也 萬弩齊發孫臏之奇

也千牛俱奔田單之權也囊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皆用詭道而制勝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張預曰實強而示之弱實勇而示之怯李牧敗匈奴孫臏斬龐涓之類也

用而示之不用

杜佑曰言已實能用師外示之怯也原本作言已實能用師外示之怯不能使敵若孫臏滅

竈而制龐涓

李奎曰言已實能用師外示之怯也漢將陳豨反連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輩視之皆言可擊

復遣劉敬報曰匈奴不可擊上問其故對曰夫兩國相制宜於誇其長今臣往徒見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

能臣以為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妄沮吾眾械繫散虜武以三十萬眾至白登高祖為匈奴所圍七日乏食此師外示之以怯之義也杜牧曰此乃詭詐藏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見於敵敵人見形必有應傳曰驚鳥將擊必藏其形如匈奴示羸老於漢使之義也王哲曰強示弱勇示怯治示亂實示虛智示愚眾示寡進示退速示遲取示捨彼示此何氏曰能而示之不能者如單于羸師誘高祖圍於平城是也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於雲中大敗匈奴是也張預曰欲戰而示之退欲速而示之緩班超擊莎車趙奢破秦軍之類也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杜佑曰欲進而之去道也言多宜設其近

原本作欲進而設其遠也欲速而設其近也按此後人改之以牽合二句辭義

漢書又與下文不誑耀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夏陽去今從御覽訂正

李荃曰令敵失備也漢將韓信虜魏王豹初陳舟欲渡臨晉乃潛師浮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備也耿弇之征張步亦先攻臨淄皆示遠勢也杜牧曰欲近襲敵必示以遠去之形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之形

韓信盛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末曹公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

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兵北救延津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兵勢乃可

公致兵延津將欲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

留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戰使張遼關羽前進擊破斬顏良解白馬圍此乃示

以遠形而近襲敵也賈林曰去就在我敵何由知梅堯臣曰使其不能測王哲同上註何氏曰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舟臨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於虞是也張預曰欲近襲之反示以遠吳與越夾水相拒越為左右句卒相去各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人分以禦之越乃潛涉當吳中軍而襲之吳大敗是也欲速攻之反示以近韓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是也